

珍藏版

修  
罗  
七  
绝

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# 修罗七绝

(台湾)柳残阳 著

(上)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柳残阳 近照

柳残阳先生，本名高见几，从事新派武侠创作三十多年，推出长篇小说近八十部，风靡海内外，享誉极隆。目前仍处于创作旺盛期。其作品功力深厚，构思奇巧，雄浑处犹如风嘶雷吼，浪骇涛惊，柔腻处恍若花垂露滴，鸟倦虫潜。读过一部又一部，部部精彩绝伦，品过一回又一回，回回妙趣横生，致使一大批读者如醉如痴非读不可，欲罢不能，在社会上自然形成了一群“追柳族”当代武侠小说评论家有言：“不看金、古、柳，枉在上走！”此言甚是。

责任编辑：葛佳映

封面设计：田 斌

## 内 容 简 介

严二纵火烧了茅屋，义仆福伯惨死，孤儿濮阳维从火海脱身后，在深涧误食了红萝仙果，又遇“毒手魔君”关毅收为徒弟。他苦练十年，学成《雕龙宝录》上的绝世武功“修罗九绝”，成为了超人，并继位为冷云帮帮主。

出道后，濮阳维便全力为师父报血海深仇。先去万源县杀死金怒江，又去吕梁山将另一些仇人金算子等人尽歼。

路遇吴南云，为其疗毒，结为知己。又遇秋月和尚、秦骥兄妹，一起擒住了金冠蛇王。

告别了众人后，他只身返家复仇。夜路上有徐妍容示警，原来斯段峰和黑旗帮主白英及江北丐帮众好手一同设伏。激战后，濮

阳维受伤脱身，幸被白依萍救治，两人分手时以心相许。路上又遇天门双老寻仇，较手后，双老知难而退。后又结识了浩飞，打伤了卞青天，救下了方婉，杀死了严二，并为浩飞好友宫彤打败甘滨，夺回传家宝玉……



## 目 录

- |         |      |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|-------|---------|
| 一、血泪迷离  | 巧逢奇缘 | ..... | ( 1 )   |
| 二、石屋话旧  | 痛创三怪 | ..... | ( 17 )  |
| 三、苦习绝艺  | 古洞两载 | ..... | ( 28 )  |
| 四、铁翼飞腾  | 掌影如山 | ..... | ( 63 )  |
| 五、威震江湖  | 金罗迷幻 | ..... | ( 75 )  |
| 六、双骑连袂  | 修罗初见 | ..... | ( 100 ) |
| 七、天雷铄羽  | 威慑吕梁 | ..... | ( 126 ) |
| 八、力歼绝毒  | 荒山较技 | ..... | ( 154 ) |
| 九、巧试七煞  | 月下落花 | ..... | ( 178 ) |
| 十、百曲奇险  | 风云变色 | ..... | ( 187 ) |
| 十一、雄威奋发 | 鬼哭神号 | ..... | ( 220 ) |
| 十二、险死还生 | 柔情如丝 | ..... | ( 251 ) |
| 十三、道义为骨 | 英雄为胆 | ..... | ( 266 ) |

## 一、血泪迷离 巧逢奇缘

这是一个萧条的晚秋薄暮，清溪水冷，芦花飞絮，黄叶飘坠，寒鸦噪林，衔山的夕阳，给大地抹了一笔忧郁的色彩……

远处，飘来一缕愁怨而低回的箫声，在这苦涩的黄昏夕照里，袅袅散播，如泣如诉，令人听来，柔肠百结……

循着箫音寻去，隐约可见，在一株枝叶秃落的大树旁，有一个约莫十余岁的孩子，正在吹弄着一管白色的玉箫……

秋风瑟瑟中，这孩子却仅穿着一件褴褛的夹衣，一群乳羊，正依偎在他身旁，一切都是显得如此平静与安详。

一会儿，那孩子停止了吹箫，将头轻轻的抬起，他那张清秀俊逸的面庞，散发出一种逼人的光辉，令人怀疑，这世上竟有如此面目姣好的孩子？

他有着黑白分明的双眸，眼角微微向上挑起，双眉斜飞入鬓，厚薄适中的嘴上面，有着一只挺直的鼻子，偶尔一笑，如春花初放，绽露出一列编贝似的牙齿，使人只觉得这孩子美极了，美得，毫无瑕疵；但是那双如朗星也似的瞳眸中，却有着一股冷冰冰的光芒，而且眉宇嘴角，仿



佛含蕴了一些超出他年龄的世故之态……

此时，他凝视着天边的余晖，意态落落的站了起来，轻轻走进羊群，摸摸这头，又抚抚那头，脸上微微露出一丝笑意，但却笑得如此真挚，好似天下之大，只有这群羊儿，才能予他以心灵深处最大的慰藉！

晚风中，忽然传来几声苍老而微颤的叫喊：“维——少爷，维——少——爷……”

孩子一听这声音，立即高声的答应着，急急赶着羊群，消失于苍茫暮色中……

天更黑了，阵阵的寒风，显得分外凄凉，一条黄泥小道上，蠕动着两条人影，这正是那身世坎坷为人牧羊的孩子，他搀扶着一个衰老微驼的老人，踉踉而行……

那老人缓缓移动着颤巍巍的身躯，轻叹一声道：

“唉！自老爷与夫人去世后，我身体越来越不成了！少爷！夫人临终时，将你托付于我，但我这老骨头又成年多病……你福伯老了，不中用了，这些日子真苦了你！”说到最后，老人语不成声，竟呜咽起来……

孩子两手抱定老人，轻语道：

“福伯，别这样说，维儿年幼，不能够让你老人家享晚景之福，已是于心难安，这些都是维儿的罪过！”

老人听了他的话，不由心灵激动，将一颗白发斑斑的头，紧紧贴着他的小脸，老泪纵横，深深的叹息不已……

原来，这孩子复姓濮阳，单名一个维字，父亲是个落第秀才，两年前一病不起，未几年母亲亦撒手长逝，留下

这孤苦的孩子，饱受着族人的欺凌，尝尽了人世间的险恶，只有义仆朱福，忠心耿耿，毅然肩负起抚育孤雏的责任。

朱福平日以砍柴度日，但因年迈体衰，时常卧病；维儿虽然稚弱，却生具傲骨，性情倔强，不愿平白受惠于人，替对邻富豪张百万家牧羊，以微薄所得，奉养义仆朱福，老小二人相依为命，受尽生活和环境的煎熬，造成了他沉默的性格与无比的毅力。

老小二人慢慢走到一间破落的茅屋前，推门而进，只见屋内放着一张残旧的八仙桌，桌上点着一盏小小的油灯，供着一方木牌，像是什么人的灵位；桌旁放着几条木板凳，墙上挂着两顶破斗及一把柴斧，除此以外，一无所有，真可称得上是家徒四壁。灯光随着墙隙透进的冷风在摇曳不定，显得屋子里特别空荡、凄凉，老人安顿维儿在桌旁坐下，经自向里屋走去。

一会儿，端出一盘咸菜和两碗小米熬成的稀粥，摆在桌上，招呼维儿使用，自己却坐在维儿对面，那张皱纹满面的脸容，映着微弱的灯光，慈祥的看着默默吃饭的维儿，屋中显得分外寂静。

“噢！福伯，你怎么不吃呢？”维儿忽然抬头，看着朱福面前那碗原封未动的粥。

“啊！我不饿，好孩子，你可得吃饱啊！”朱福显然是在掩饰着心事，他心中想：

“只剩这两碗粥了，我怎么忍心吃呢？”

“那，我也不想吃了……”维儿一见老人不吃，赌气似

的把碗一推，怔怔地坐在那里不响。老人一愕，忽见维儿两只大眼睛里，滚动着两颗晶莹的泪珠，却强忍着不使他掉下来，老朱福知道维儿想着什么，一把抱着维儿，老泪纵横的哭了起来，呜咽的道：

“好孩子……我吃……我吃……”

正在这爷儿俩愁云惨雾，不可开交的时候，房门忽然“砰”地一声被踢开，老少二人正自愕然一惊，一个声如破锣似的嗓子，骂道：

“妈的，小杂种，你家老子花钱雇你放羊，不是叫你天天吹什么鬼箫，你看看，小羊走失了一头，老子看你怎么交待！”

这时，二人才看清，说话的原来是东家张大户的管家，人家背地都管他叫“刮皮严二”的严管家，这人长得一副獐头鼠目的猥琐像，仗着张大户的三姨太是他的表姑，拉上了一点裙带关系，竟堂堂正正的做起大管家来了，平日乱嫖狂赌，又专会揩油，闲时专找下人发威，臭架子摆得十足，下人们只为是顶头上司，谁也不敢开罪与他。

老朱福一看是这位先生，不禁强颜堆笑的走向前去，哈着腰说道：

“二先生，别生气，请先坐下歇歇。”

“歇个屁，你家的小杂种把老子的羊放丢了，你看怎么着？”

“二先生，请你老发发慈悲吧，饶他一遭吧……”

“什么？饶他一遭？员外问起来，莫不是疑心咱私下拿

去卖了？”

这个刮皮，翻着老鼠眼，叉着腰，口沫横飞的直吼！

维儿这时一口怨气再也无法忍受，猛的踏前一步，指着刮皮道：

“你不要对我福伯这样作威作福，丢了羊你说要怎么办，赔你就是。”

“好呀，小杂种，老子要扣你工钱！”

维儿被口口声声的小杂种叫得无名火起，一伸手，拿起桌上的粥碗，“呼”的一下便丢了过去，这碗粥，竟完全送给这位大管家消受了！

那严二正在神气活现的发威，冷不防一团黑忽忽的东西直奔脑门，慌忙中用手一格，已是不及，只闻得“噗嗤”一声，一碗稀粥，泼得一脸一身皆是，烫得大管家双脚直跳，大叫：

“反了，小杂种，你……你……”

不待说完，一个快步，冲上前去，一手抓着维儿的衣领，左右开弓就是两个巴掌，可怜维儿小小年纪，何曾挨过重打！不禁惨叫一声，满口鲜血直喷，昏了过去。

老朱福一见，顿时猛冲上前，一头撞在严二肚皮上，一面哭喊道：

“你……你这狼心狗肺的东西，我和你拼了！”

严二冷不防被撞得噤、噤、噤退了两三步才站稳，一时心头火起，飞起一脚，就向老人胸前踢去，老朱福被踢得一个跟斗翻倒墙边，即刻闭过气去。

严二一看，才晓得自己闯下了人命，一愣之下，不由鼠眼连翻，毒计顿生，只见他急忙的走向桌边，拿起油灯，毫不迟疑地向那草房墙根一点，秋日枯草，风高物燥，不刻就风随火势，呼呼地燃了起来，严二哼了一声，头也不回的急急从门口溜了回去。

这时，屋内烟雾迷漫，伏在桌边的维儿，被浓烟呛得猛咳起来，这一咳，才自昏痛中惊醒过来，不禁为眼前的情景惊呆了。

他怔了一瞬，才领悟出这是怎么一回事；放眼一看，见老仆朱福也昏倒在墙角，不由猛扑到他身侧，惶急的摇着老人的肩头，哭喊道：

“福伯，醒醒啊！醒醒啊！福伯……”

老人被浓烟一呛，再经维儿一摇一推，不由也苏醒过来，随着猛咳起来，一见眼前火光熊熊，烟雾迷漫，不禁惊得猛一起身，但胸口忽感剧痛异常，一阵甜腥味，猛涌喉头，忍不住“哇”的一声吐出满口鲜血，四肢百骸仿佛散了一样，一点也使不出劲来，不由颓然又倒在墙边。

这时火势已越燃越旺，四邻也隐隐传来了人潮的喧哗声及急促的锣声，维儿急得满头大汗，拖着老人沉重的身子，拼命的往外拉。

“不行了，乖孩子……咳咳！你……你……快逃命吧……咳……福伯……福伯不行了……”老人痛苦的抽搐着，身子被烟火呛的猛烈的扭曲着。

“不！福伯……咳咳……维儿不要一个人逃……维儿

……不……” 维儿也语不成声的嘶喊着……

老人再度的睁开了散了光的双眼，嘶哑的喊：

“快走……别忘了……濮阳……濮阳……家只有你……你……一个根了……你将来……只要记得福伯……咳咳……我就满足了……咳……快走吧……孩子……咳……莫忘了严二……那狼心狗肺的东……西。”说到这里，老人一挥手，挣脱了维儿抓在肩上的双手，猛一头就碰在墙上！可怜这个忠心一世的老仆，竟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……

维儿惊骇的愕在那里，嘴里却喃喃地念着：

“福伯……维儿忘不了……福伯……”一股火苗朝他卷来，扑在他衣上燃着起来，他才悚然一惊，就地一滚，猛地跳起来，强按着悲愤的心情，向外面冲去。

这时，四面火舌徒伸！燃得哗剥乱响，炙热难耐，根本就无隙可出。

但此时竟发生了一件奇事，原来维儿放在桌上供牌边的那管玉箫，这时竟自发出一层淡蒙蒙的光华，火势在三尺之外，即被挡住，而无法再进！维儿心中一喜，不假思索，疾窜过去，顺手抄起玉箫及父母的灵牌，三脚两步朝倒塌之处猛冲而出，仗着有宝箫护身，果竟被他冲出层层围绕的火海！饶是如此，衣发已被燃焦，显得狼狈不堪。

维儿冲出火场一望，只见整个屋宇已完全被大火包围，外间早已倒塌！他呆望着血红而炙热的火舌，心如刀割，脑子里混沌沌的一片空白，在这一刹那间，什么都变成模糊了，一任过往的人群大声喧嚷，锣声、水声响成一片，这

些，像是隔得他太远了，太远了……好似根本和他没有关系似的。

维儿两眼发直的望着被火光染得通红的夜空，宛如泥塑似的，两行泪水缓缓沿着双颊流下，顺手一抹，触动了刚才被严二打肿的脸颊，一阵刺痛，才将他那缕失去的意识拉了回来。

他一想到严二，那对眼角微微上挑的俊眼，不觉发出两道冷峻的怨毒光芒来！假若有人此时瞧见他眼中的神情，谁也不会相信这骇人的眼神，会自一个年仅十余岁的孩子眼中透出！

维儿抚着手中的玉箫和双亲的灵牌，脸上痛苦的抽搐着，回过头来，看了看那茅屋最后一眼，此时早迈出灰烬，那里又埋没了他仅有的亲人福伯，和他辛酸的一段童年……维儿暗一咬牙，头也不回的忍着满身痛楚，向那无穷无尽的黑暗，蹒跚的茫然而去……

背后，嘈杂的人声仍然不断的传来，不知是他们没有注意，抑是装着不见，竟没有一个人能给这凄楚的孤儿，以一声最低限度的抚慰！

张大户那座巨宅的楼上，自一个窗户，微露出一张狡猾猥琐的面孔来，他望着对面的火场，龇牙一笑。这是严二，他好似颇为得意这一手灭绝人性的杰作，当然，他不知道尚有一个火海余生的孤儿，未遭劫难。

风在狂啸着，天空的乌云在翻滚，暗淡的下弦月也深深的躲进了云层，仿佛，他也不愿见这人世间残酷的悲剧。



这是一座险峻耸拔的高山，绝壁如削，渺无人迹，四周寂静异常，只见山顶云雾环绕，只有呼啸的山风，和偶尔传来的几声猿啼，划破了这寂静的气氛，一条银色匹练似的瀑布，自山头下注，汇成一条清溪，汨汨的蜿蜒而下……

在一株古松之下，有一个蜷卧着的瘦小身躯，微微地颤抖了一下，尚隐约传出一阵低弱的呻吟，和急喘的呼吸，好似在忍受着极大的痛苦似的……

稍隔了一会，那孱弱的身躯，又艰辛的向那条山溪蠕蠕的爬了过去，刚到溪边，就见他将一颗头颅完全浸入水中，然后抬起头来，长长的吐了一口气。

原来，这人正是那历经变故，身世凄凉的小维儿！

只见他如玉似的面孔上有着一抹艳丽的红晕，那明亮的双眸，这时也黯然无光！似是身有重疾……

昨夜，他侥幸自那熊熊烈火中逃出，脑海中一片混沌，充塞在他心灵中的，只有仇恨、悲愤，与那不可名状的哀伤！他自幼孤苦伶仃，而今，残忍的命运，竟然又攫去了他那唯一的亲人——福伯，他悲哀的想着：

难道上天连一点点的幸福都不肯赐给我么？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竟是如此的不公平？为何人们要如此去欺凌一对孤苦无依的老人和孤儿？

迷惘中，他脑海里又掠过童年一幅幅美丽的景象：哦！那是我美满的家……他想着……父亲平日最爱维儿，老穿着一袭长衫，文绉绉的，他老人家平日总将我抱置膝上，亲

我、抚我……脸上的皱纹笑得那么慈祥，他教我读书，又教我吹箫，那箫是祖传之宝，是千年寒玉做的，我学得很快，爹总是赞我聪明绝伦；母亲，啊！她老人家是多么慈爱，和父亲一样，两鬓都霜白了……她那么爱我，每天给我好多吃的，玩的……怕我冻着，又怕我穿得太多……维儿笑了，这是多满足的笑啊……他站起来，仍高低不平的向前走着。

继而一幕伤心的往事也爬上心头：那是一个狂风暴雨之夜，父亲自外踉跄回来，满身酒气，第二天就病倒床上……他不再抱着维儿玩了，整天只叫我坐在床前，背书、吹箫给他听……终于有一天早晨……维儿想到这里，脸上一片凄然！娘忽然放声大哭，叫我快去，啊！多可怕！父亲面色铁青，双眼上翻，嘴唇不住翕动，他继续的说道：

“维儿……维儿……爹不能陪你了，爹要去了……别哭，乖儿……要孝顺你娘……爹在上天也……也会保佑……你母子……”

爹死了，娘好像变了个人，她痴痴的瞧着爹的遗物，要不，就是抱着我痛哭……，她头发更白了，更显得龙钟衰老！

自爹死后，家中开始有了些叔伯到家来吵闹，要我们母子及朱福搬走，他们摔东西、骂人、还打福伯！

维儿眼中，闪过一片怨毒的光芒！娘只好带了我及福伯，住在那间茅屋中，我听爹的话，孝顺娘，福伯也时常安慰她，但维儿太命苦了，娘不久也去世了，撇下我一个